

《上海商业名录》：中国首部企业黄页

柳和城

《上海商业名录》今天应被看作是一部难得的史料书。当年它在商务确实也是一部畅销书。1918年7月初版当月又发行再版即是最好证明。如今各种免费的中国黄页、企业名录、工商指南、消费指南比比皆是，而它在中国的源头则来自商务印书馆。中国出版史应该记上这一笔。

黄页是国际通用按企业性质和产品类别编排的电话号码簿，以刊登企业名、地址、电话号码为主体内容，国际惯例用黄色纸张印制，故称黄页（yellow pages）。1880年世界上第一本黄页在美国问世，据说印制的工厂因库存白纸不够，临时改用黄纸替代，没想到印制的效果比白纸好，于是以后电话号码簿都用黄纸印刷，成了全世界的惯例。即使并非黄纸印制的，也称为黄页。黄页相当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工商企业的户口本，流传至今。

那么，中国首部企业黄页出现在哪一年？谁人编纂？出版者又是谁？

它就是1918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《上海商业名录》，编纂人徐珂，决策人则是商务的灵魂人物张元济，距今整整一百年。

《张元济日记》揭示身世

商务印书馆自1903年初张元济正式加盟后，企业逐渐走上编、印、销“一条龙”全面发展的道路。张元济作为编译所长、经理，在编译方面除牢牢抓紧教科书、西学用书与影印古籍这些“重头书”外，也常常为社会需要的其他“日常用书”列入编译所的重点书行列，出点子，想办法，抓进度。1909年商务曾出版一部叫《上海指南》的实用性图书，销量很大，一版再版，张元济始终关注该书的增订修改，在他的馆事日记中留下许多记录，连广告、印数等均由他一锤定音。《上海商业名录》一书也由《上海指南》引出。

张元济1917年6月15日日记“编译”栏写道：“锡三来言，本馆可做一《中国行名簿》，将《上海指南》修改。约到所商量。”（《张元济全集》第6卷，第216页，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）锡三，姓周，商务编译所成员，时已调发行所西书股。他向张元济建议乘修改《上海指南》机会，编一本“中国行名簿”。西书股负责人的身份常与外商打

交道，显然知晓黄页的作用。张元济立即敏感地捕捉到部属的创意，“约到所商量”，并很快决定以上海为范围，由编译所资深编辑徐珂（仲可）主持编纂。四个月后的10月13日，他就抓进度。这一天与高梦旦一起请来徐珂面商，日记中写道：“查《商业名簿》现在办理情形。面告仲可，随到随编，随分类。仲可言人手不敷，请伯训另行短雇。”（同上，第266页）要在短时期内调查到上万家工商企业的信息，并非易事，人手不够确是事实，张当即请编译所总务江畚经（伯训）安排添人。

涉及全上海企业的信息，有没有法律方面的问题？张元济考虑周全，请来商务印书馆法律顾问丁榕咨询。“丁云并无不合，但能稍改避最好。余告以拟改用部号编次，另编索引。”（1917年12月10日日记）所谓“用部号编次”，大约指除按行业分类，并依企业名排列，类似人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一样，不分企业大小，体现公平原则。原先书名叫《上海商业名簿》，后改“簿”为“录”则是总经理高凤池的主意。1917年12月12日高凤池致张元济信，“论万国函校广告及《上海商业名簿》事，劝余通融。”次日张亲自“查《名簿》调查稿”，并复高信：“谓《上海商业名簿》可改《名录》。函校广告事决不成立。”（同上，第293、295页）万国函授学堂，位于英租界四川路的一所英文学校。商务有英文函授学社，“函校广告事”，显然因二者名称接近在《商业名簿》上的位置产生分歧。从后来《上海商业名录》封面刊登万国函校的广告来分析，高凤池的“通融”建议也得到体现。“录”比“簿”确实有更多现代气息，张从善如流，很快接受高的意见。一字之改，商务最高层的几位都参与了该书的决策与编印事宜。

日历翻到1918年。1月2日，张元济上班第一天的馆事日记就记下“催商业名簿”的备忘录。该书到1918年2月截稿，进入排版阶段。2月16日，张与高梦旦商议，“《商业名录》改直行，梦翁所拟甚合式，可以排版”（同上，第329页）。两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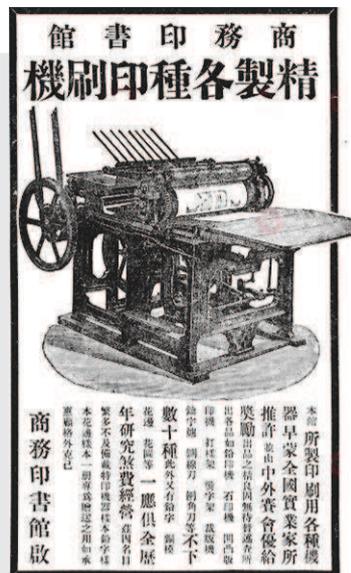
后，编译、印刷、发行“三所会议商定”几种书的排印事宜，第一种即是《商业名录》。但该书篇幅多，稿件发排一时跟不上，又有大量广告、图片和各种花边图案，排印难度也大。到3月18日进展不快，高梦旦致函张元济：“《商业名录》已催，非两个月不能出版”（同上，第347页）。3月23日星期六，张元济亲自过问此事：“催仲可发《中国名录》，云再经廿日可发完。”（同上，第350页）“中国名录”当为“商业名录”之笔误。4月5日张在日记“编译”栏特别记有这样一条：“《商业名录》每本须加明信片一张，各人改正送还。”（同上，第356页）中国编印黄页本是首次，一定会有不周全的地方，希望用户有所指正，信息及时反馈。出版家想得多么周到啊！

经过整整一年努力，《上海商业名录》初版终于在1918年7月问世，当月再版。《张元济日记》里记载该书从编纂到发行的平凡过程，却揭示了首部中国黄页身世之谜。这一件创造记录的业绩，恐怕张元济与他的同事们当年是未曾料到的。

工商业“黄金时代”的真实记录

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各列强国家忙于战争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，商品倾销有所缓和；交战国大肆扩军备战，民用工业凋敝，日用品不足，生活类商品急需进口。这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。加上民国的建立，提高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社会政治地位，政府与社会舆论又倡导使用国货，从而激发了他们振兴实业的热情。上海是中国工商业中心，商务印书馆这部《上海商业名录》收录各行各业大小企业达万户以上，正是民初伊始至30年代中期我国工商业“黄金时代”的真实记录。

初版《上海商业名录凡例》云：“东西各国名城巨埠，皆有专书，纪述商业，以为顾客之指



《上海商业名录》和其中的广告页

南。所以使人知其所在地，不至迷途，俗所称行名簿者是也。上海为吾国第一大埠，为航路之中心点，坐贾行商，咸集于此。且自民国以来，道路日辟，店肆日增，或以售货至，或以购物来，固无不欲详悉一切也。本馆有见于此，乃遂有《上海商业名录》之作。”“本书分二百二十余类，所录几及万家。凡上海之巨大商业，为调查时所已有者，几已悉数载入。”（《上海商业名录》原书，商务印书馆1918年7月初版本）各家企业记载的项目，已与世界通行的黄页“接轨”，包括牌号、所在地、附近地址、经理人及重要职员姓名，以及电报挂号与电话号码。实际上有许多企业没注明电话号码，显然是那时电话尚未普及的缘故。

《上海商业名录》现知见至少印行七版，编纂人与页数稍有不同：

- 1918年7月初版 徐珂编纂 560页
- 1918年7月再版 徐珂编纂 560页
- 1920年4月第二版 徐珂编纂 718页
- 1922年11月第三版 徐珂编纂 704页
- 1925年3月 第四版 林震编纂 535页
- 1928年3月 第五版 林震编纂 582页
- 1931年4月 第六版 商务印书馆广告公司编辑 741页

前三版均为徐珂编纂。每一版页数都有增加，可见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。1922年版书前有编纂人署名的序（前二版只有凡例而无序）。序文云：

上海商业之盛，甲于域中，闻

于海外久矣。乡僻里巷，且有一二商店，杂处其间，以供乡人昏暮以求者。则通衢大道之麇肆，鳞次栉比，更可知矣。比岁以来，途径日益辟，阡陌日益繁，试倚弄而望之，左右前后，班间错愕，夹轨道而分此焉。质剂之曹，较估之伦，合彼此而腾跃之。凡此状况，殆不异于唐刘禹锡观市文之所云也。余居沪市久，尝以东西各国之名城巨埠，皆辑专书纪述商业。民国七年，遂有《上海商业名录》之作，九年继之，集今而三矣。恋迁有无之事，风发云涌，方日进而未而已。银行之多，视昔已倍，且有为吾国之夙所未有者，若信托公司，若交易所，皆是也。此亦可见国人企业心之发达也。虽然，工业为商业之母，凡执艺事成器物以利民用者，果日益加多而足以扩吾商业之转轮，使沪无游民，而他日吾名录所载之工厂，且什百于今也。尤可喜矣。（《上海商业名录》商务印书馆1922年11月版）

《名录》各版都有修改，内容不完全相同。全书编排上也颇具匠心，除目录外，还编有索引，查阅方便。《上海商业名录》第三版开始，体例上有所改变。全书分金融、交通、介绍、进出口、杂货、书报学校、美术品、仪器文具、金属、建筑、染织、绸布、衣着、妆饰品、日用品、燃料、饮食品、农牧、医药、客栈、包装、游览与附录，计23个总类，每个总类下设若干子目，共260余项。总类即大行业，子目指“归口”的小行业。比之初版不设总类，查阅更加方便。如金融类就包括会计、金、银行、银号、汇票、钱庄、公估、银炉、贷押、典质、股票、交易所、储蓄、

（下转14版）➔